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废 名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废 名散文选集

冯健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采作者20至60年代各个时期代表作28篇。

废名系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他的散文以奇特的小说化独立行世。“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和“涩味与简单味”的风格。

废名散文选集

冯健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4 3/4 插页2 字数75,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001—21000

ISBN 7-5306-0480-5/I·407

定价: 3.35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	冯健男 (1)
洲.....	(22)
万寿宫.....	(25)
芭茅.....	(28)
碑.....	(32)
沙滩.....	(38)
菱荡.....	(43)
枣.....	(49)
墓.....	(53)
今年的暑假.....	(58)
《泪与笑》序.....	(60)
《古槐梦遇》小引.....	(63)
北平通信.....	(66)
谈用典故.....	(72)
五祖寺.....	(77)
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	(82)
树与柴火.....	(88)

散文.....	(90)
教训.....	(94)
打锣的故事.....	(100)
放猖.....	(104)
工作.....	(107)
我怎样读论语.....	(119)
关雎.....	(123)
行露.....	(130)
匏有苦叶.....	(134)
杜甫与陶渊明.....	(137)
《废名小说选》序.....	(142)
冯文华烈士传略.....	(146)

序

冯健男

废名，原名冯文炳（1901—1967），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特立独行名世，所著小说、诗、散文和论著都有奇气，也就是说他创造了独特的风格，表现了独具的眼光和思考；正是因此，他的作品得以传世。

废名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小说创作；而就其本质来说，他是诗人，就其表现来说，他是散文家。他的小说有不少和散文几不可分。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故，论者在论及废名的贡献和影响时，并不只是就小说论小说，而不免论其文体。例如周作人称道废名“讲究文章”^①，赞赏“其文章之美”，即“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②，并将废名跟胡适、冰心和徐志摩相比较，认为这三位的作品“清新透明”，而废名的作品“不象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③；沈从文也曾把周作人、徐志摩、许地山和废名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最

① 《桃园》跋。

② 《枣和桥的序》。

③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①；而施蛰存则说，废名“耽于文章之美”“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②。如此评说和比较，都是注意到了废名小说的散文化特色的。这也就是说，废名成为这样的一位小说家的同时也就是这样的一位散文家。

废名的小说和散文如此难以分别，以致他的一些小说常被编入散文的选集中。早在三十年代，《桥》中的几篇就被周作人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编选者并在《导言》中说：“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近年续编和新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中的《散文集一》（吴组缃作序），又选入《桃园》中的《菱荡》。由此可见，废名的有些小说其实是散文，或者说可以当散文来读，这已是专家和读者的一致意见了。

以上所说的这种情况，使我在编选这部《废名散文选集》时，感到有根据和有必要从这位作家的小说集中选入一些作品。计从《桥》中选入五篇，从《桃园》中选入一篇，从《枣》中选入二篇，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选入一篇，共九篇。读者自能感受，这些篇什，真是奇异和美妙的散文。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位散文家，废名的散文创作和他的小说创作又不是一回事，这就如作为一位小说家，废名的小说又并不都可作为散文来读一样。这位作家又自

① 《论落华生》，1930年《读书月报》一卷一期，收入《沫沫集》。

② 《一人一书》，1937年《宇宙风》三十二期。

有其散文方面的写作，即写平常意义上的散文，虽然他写起来也往往表现得并不平常。这方面的作品包括他的记事抒情散文，随笔小品文字，序跋文章，等等。这方面的文章在作家生前和去世后都没有集印过，现在只好到解放前的报刊上去找材料，有所选择地编入本书。有个别的篇什则是选用了作家的未刊手稿。读者自可从这些作品中窥见和领略作为散文家的废名的本色。

废名的散文中还应包括另一方面的文章，那就是他的谈诗说文之作。本来，就我国的散文传统来说，评说诗文和陈述读书心得一类文章，向来归入散文，而且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何况废名的这方面文章完全是用散文的笔法和情调写成。这方面的作品也大都是从过去的报刊上查找得来而又加以编选的，而少数的篇什（谈《诗经》中的作品几篇）则是录自废名作为备课用的笔记本。这一方面的作品又由于它们多数是短小文章，总共的字数并不比前两类的作品的字数多。读者读这些作品，可以学到文学史知识，可以领会废名的审美意识和治学特点，又可以欣赏他的独特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文风。

总之，这本散文选集概括了废名三方面的作品：散文化小说，本义的散文，谈诗说文的文章。大致可以显示散文家废名的全貌。

废名自云，“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①。这是指《桥》和《桃园》里某些作

① 《废名小说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品而言的。这样写出来的“小说”，必然会成为如诗如画的散文。所以朱光潜说，《桥》的“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每境自成一趣”，其中人物动作“不是戏台上的而是画框中的”^①；周作人也说，“《桥》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②。很显然，废名的这一类作品，作为小说来读，固然是一种创格；作为散文来读，也令人一新耳目。

百闻不如一见，让我们欣赏作品吧。《洲》、《万寿宫》、《芭茅》、《碑》、《沙滩》、《菱荡》等等：这些都是收入本书的作品。一看这些题目，就令人感到它们是诗的，画的，散文的。待到你拿起它们来读时，你就会感到，这是需要细读、精读、反复读的，这样才能领悟和接受其中的意、境、情、趣和美。

这样的风景画，其中的山水和人事出自何方？原来都是作者的家乡的写照和写意。废名说过，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对他有害无益，“只有‘自然’对于我是好的”，“成就了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③；他还有这样一首诗：“小桥城外走沙滩，至今犹当画桥看。最喜高底河过堰，一里半路岳家湾。”这就是作者的“儿童世界”，也就是作者的“画桥”所本。诗中所说的城，是湖北黄梅县城，出南门到岳家湾（废名的外家），不足二里路，风景就是这样的好。

在废名的画笔下，真是风景宜人、迷人。请看史家庄

① 孟实：《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7月出版。

② 《书房一角·桥》，《知堂书话》758页，岳麓书社出版。

③ 《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中的第三篇。

(实即岳家湾)的素描：“站在史家庄的田坂当中望史家庄，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站在史家庄的坝上，史家庄被水包住了，……”^①陶家村的素描：“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湾，潺潺流过。这里离城才是真近，中间就只有河，城墙的一段正对了竹子临水而立。竹林里一条小路，城上也窥得见，不当心河边忽然站了一个人，——陶家村人出来挑水。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②这样的素描，点染，是多么的清新，淡雅，令人赏心悦目。无怪乎作者说，“只有‘自然’对于我是好的”，他得之于自然，而又还之于自然！

然而，废名的笔墨并不总是那么自然，恬淡，又那么“画得砖块分明”的。在不少地方，他的描画，线条并不那么分明，着色也并不那么寻常，这就叫你一边欣赏一边还要捉摸。例如他这样写“家家坟”的坟地：“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仔细一看，这地方是多么圆，而且相信它是深的哩。越看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里的瞳人一样，他简直

① 《桥·沙滩》。

② 《菱荡》。

以为这是一口塘了，……”^①在这里，草“吞着阳光绿”，而且还在“闪跳”，“唧咕”，这就不是一般的写法；不但此也，草地还“越看越深”，因而比之于姐姐眼睛里的瞳人，又因而比之于一口塘，这就更加传神地写出了草地的平平，密密，圆圆，深深。又如，他这样写人们“打杨柳”（即清明时节人们折下杨柳枝拿回去挂在门口）过后的杨柳：“史家庄的杨柳大概都颇有了岁数。它失掉了什么呢？正同高高的晴空一样，失掉了一阵又一阵欢喜的呼喊，那是越发现得高，这越发现得绿，仿佛用了无数精神尽量绿出来。这时倘若陡然生风，杨柳一齐抖擞，一点也不叫人奇怪，奇怪倒在它这样哑着绿。”^②在这里，作者极写杨柳的绿：“这样哑着绿”，“尽量绿出来”；不但此也，这棵树的绿，表现出它虽经许多人的折枝但并没有“失掉了什么”似的，这就更加表现了作者对此树的赞叹，他将杨柳的博大、宽宏和“高高的晴空”相比拟，相映衬，于是更加成就了一幅好看和深情的画面了。

废名既写风景，也写风俗，不过二者溶为一体了。例如“打杨柳”就是一种风俗，不过作者着重写的不是“打杨柳”，而是“杨柳”的蓬勃，而是细竹姑娘为孩子们扎柳球的皆大欢喜；“清明上坟”也是一种风俗，而作者借这个题目不只是写人们给陈死人烧香，祭奠，更多的倒是写清明时节自然景色和人的青春之美；“送路灯”又是一种风俗，其用意是替新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村庙），作者把这风俗和风景一齐写了：“时而一条条

① 《桥·芭茅》。

② 《桥·杨柳》。

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比萤火大的光，沿着一条线动，——说是一条线，不对，点点的光而高下不齐。不消说，提灯者有大人，有小孩，有高的，也有矮的。”^①其实，他又不只是写了风景，风情，还写了乡人的人生观和人死观。……废名不但多写风俗，也不少写传说，当然这也与写景写情分不开。例如比城墙高得多多的那塔，“相传是当年大水，城里的人统统淹死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用乱石堆成（错乱之中却又有一种特别的整齐，此刻同墨一般颜色，长了许多青苔），站在高头，超度并无罪过的童男女。观世音见了那凄惨的景象，不觉流出一滴眼泪，就在承受这眼泪的石头上，长起一棵树，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②这里写传说也是写了真实，因为那塔的形象，那民间传说，都是实写，如果不写这传说，那塔景和民情就未能写得这样美了。又如写城外桥边的“洗手塔”，“人说，当初是没有桥的，往来要‘摆渡’。摆渡者，是指以大乌竹做成的筏载行人过河。一位姓张的老汉，专在这里摆渡过日，头发白得像银丝。一天，何仙姑下凡来，度老汉升天，老汉道：‘我不去。城里人如何下乡？乡下人如何进城？’但老汉这天晚上死了。清早起来，河有桥，桥头有塔。何仙姑一夜修了桥。修了桥洗一洗手，成洗手塔。这个故事，陶家村的陈聋子独不相信，他说：‘张老头子摆渡，不是要渡钱吗？’”^③很明白，这样写传说，有助于写景，写人，传

① 《桥·“送路灯”》。

② 《桥·洲》。

③ 《菱荡》。

说中的摆渡的张老汉，现实中的打长工的陈聋子，都不失为真实可爱的人物。

是的，废名终究还是在写人生，写他对人生的思考。尽管他的选择，他的角度，他的处理与众不同，他还是写了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尽管他写人生是经过了压缩，稀释，超脱，诗化，但仍有其丰富、深刻的意境和内容。例如《洲》里写城外河边妇女洗衣，“生长在城里而又嫁在城里者，有她孩子的足迹，也就有她做母亲的足迹”。《芭茅》里写一群小孩子到“家家坟”找名字，找到与自己同姓的名字就高兴，否则就泄气，他们以为那石碑上刻的都是死人的名字，其实那是“敬立”石碑者的名字。在《送路灯》里，史家奶奶对于人死了何以要投土地庙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土地神等于地保，死者离开这边到那边去，首先要向他登记一下；小林对此的反应是：“死了还要自己写自己的名字，那是多么可怜的事！”而三哑叔则说：死人，漆黑的，不知往哪里走，所以他到村庙里歇一歇，叫土地菩萨引他去。三种人，三种不同的解释和心理，写得很传神，很耐人寻味。在《碑》里，小林在空旷之野幸遇一位和尚，经过谈话，知道这和尚住关帝庙，于是问他关公的青龙偃月刀落到什么人手上了；和尚笑道：“青龙偃月刀曾经落在我手上，你信吗？”原来和尚曾是戏子，会扮关云长，最后流落关帝庙做和尚。……如此等等，都是写了长长的、流不尽的人生，其中甚至有戏剧性的情节，只是被作家作了“淡化”、“意象化”的处理，终于成了诗和画。

写家乡风土人情的这样如诗如画的文章，是废名的作

品中的最为诱人的，因而也最有名。

在抗日战争以前，废名在北京（当时曾被称为北平）学习和工作了十五年，其中有五年住在西山的一个村子里（不过有时也进城），所以他除了写故乡黄梅城乡以外，还写北京城乡，是当然的事情。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就是写他卜居西山情景之作。本书所选的《枣》和《北平通信》亦可见一斑。其中很有些出色的、独到的描写。无形的如北京的“空气”（“近于素朴”），有形的如庭院之枣，西山之墓，人物如隆福寺护国寺的卖艺者，街上的“作棺材之先行，替新姑娘拿彩仗”的执事者，西山的骑在驴上“自由自在”的本地女人，担起水来不似在“人间走路”的年轻女子，都带有北京城乡的特色，而又经过作者所特有的眼光与思绪的过滤。还有一点表现得明显的是，废名写北京，又不时带进乡情、乡风、乡音，就是说也写进了他的黄梅故乡，这里有联想，也有对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外来人，“因此知道北平的可爱，北平人自己反不知”，另一方面，“总而言之还是在沙漠上梦见江南草而已”^①。由此可见废名是多么爱他的故乡。

抗日战争时期，废名在家乡避难，停顿了他的文学事业（只写了几篇短文），和文学界也断了联系。抗战胜利后返北京大学任教，又不免有所创作。他所写的仍是他的家乡。

这个时期他写了总题目为《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的

① 《北平通信》。

一组文章，包括本书选入的《五祖寺》、《散文》、《教训》、《打锣的故事》、《放猖》诸篇。其实，这事是在抗战时期开的头，起因是他在家乡当小学和中学教师，但无教材，于是他想自写文章给学生读，总题目就是那时定的，并写了《五祖寺》这一篇。但往下他并没有写下去，因为这时他发现一些初中课本，其中有文章可以选用，这比他自写方便得多，于学生也更为适宜。不过这个总题目他还放在心里，战后在北京又写起来了。这是一组很有意味的散文。废名当时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如果说这是声明，那么这些文章就是这声明的实现了。也可以说，这些材料，他本可以写成小说，甚至有的早已写成小说，现在他还它们以“事实”，也就是他的儿童世界的回忆。可以说，这是废名的“旧事重提”，“朝华夕拾”。确实，小说（想象）有小说的魅力，而散文（事实）也自有散文的优胜。比如说，在《散文》这一篇里，作者把他早期的小说名作《浣衣母》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这位婶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婶母家形式虽孤单，其精神则最热闹”，她对于小孩子（包括儿时的废名及其兄弟）的抚爱、她对于青年（他们送衣给她洗只给微乎其微的报酬）的抚爱、她对于过往乡人的热情，使废名觉得“她是神”；废名说，“小时，自然与人事，对于我影响最深的，一是外家，一是这位婶母家，外家如是以其富有，婶母家是以其贫了，她的贫使得我富有。在现在想来，外家的印象已渐淡漠，婶母家的印象新鲜如故”，我们于此也就可见废名的感情。又如《打锣的

故事》，作者说这本是他早年定下的一篇小说的题目，但没有写，过了二十年之后，他写成这篇散文。按他早年的小说构思，是描写一个小孩子的寂寞的死，小孩子是爱打锣的，当他死了却不打锣，因为按乡俗，小孩子死了一切仪式皆无，不像大人死了有一番热闹。可以想见，这篇小说如写出来，自会显出废名小说的特点。而后来写成的散文，乃是直写作者做小孩子的时候喜欢打锣，但因年幼，每当打锣的场合自己想打锣而不得，比如“放猖”的时候，出殡的时候，夏日发山洪要抢救河坝的时候，养猪走失养主寻猪的时候，人们都要大敲其锣，都使幼小的废名喜极，感到热闹而又寂寞，因为自己不得一锣在手予以敲打。这样的写法，也令人感到这个小人物的思想的丰富和感情的独特。作者写小孩子的心理甚为传神，如说“打这一面大锣，直截了当，简单圆满，没有一点隔阂的地方，要打便打，一看便看见，一听也便听见”，所以引小孩欢喜，但自己不能打锣，“我这时的寂寞，应等于大人不能进天国”。又如《放猖》，既写了故乡放猖的风俗，又写了一个小孩子对于这种风俗的观感和印象。当猖神的“没有人间的自由，即是不准他们说话”，这便显得他们是神，同我们隔得很远，而他们手上却拿着叉，发出当郎当郎的声音，那个声音把小孩子的话都说出来了。“到了第二天，遇见昨日的猖兵时，我每每把他从头至脚打量一番，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他们的奇迹都到那里去了呢？尤其是看着他说话，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乏了，远不如不说话。”这些地方都写出了小孩子的共性，也写出了这一个小孩子的个性，所以读起来令人感兴趣。但这些文章与